他心中有一片净土

——赏读李泓波诗集《向海向海》随想

□老 树

50多年前，在李泓波父母还是孩子的年代，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。诗在报刊上占据重要的位置，诗人在人们心目中就是文化之人、高雅之人。臧克家、田间、郭小川、贺敬之、李季、李瑛等显赫的名字，为人们所崇敬，其佳作名篇为人们所传颂。人们喜爱诗歌、痴迷诗歌，凡是与诗歌有关联者，都能沾上“雅”气。

然而，半个世纪已去，不知何故，50年后的今天，人们对文学产生了难以置信的冷漠，而诗歌更是可怜到了在报刊上几乎失去一席之地的地步。人们热衷于服装秀、肢体秀、嗓门秀，乃至各种绝活秀，唯独没人组织诗歌秀。甚至一提到诗歌，人们还有点讪笑。凡是与诗歌沾点边的人，非且不再是什么圣贤，反倒有点“二”。

所以很遗憾，诗歌的盛世李泓波没有赶上。可是，在许多人忙着抓权、抓钱、抓享乐的时候，他却难追时尚，傻呵呵地把人们所不待见的诗歌当作宠物抱着不放，且耐心伺候，把写诗当成一项营生，苦心经营；当成一种功夫，用心操练，是不是有些犯傻？

应当承认，在白城文坛上，工作在白城广播电视台的李泓波不是一个很活跃的诗人。但是，他作诗不玩诗，写诗不亵渎诗。他是通过写诗赞美生活，品味幸福，感悟人生，寻求心灵的安慰。而且在创作手法、作品风格上是独成一统，绝不从众。因此，李泓波又是一位不可被忽视的诗人。

用童贞的目光扑捉生活之美

生活中处处存在美，只看能不能去发现。李泓波对美是敏感的。他有一双孩童般的眼睛，看什么都新鲜，处处能扑捉到美。他不只赞赏竹美、松美、荷美，他看芦苇、小草、乃至黄草叶子都是美的。“儿时玩过的积木”、“已经挂旧了的五星红旗”、“父亲手中的镰刀”都美得他不能忘却。

美有多种表现方式，有时还藏得很深，需要被认识、理解，在这方面，李泓波是个高手。他在诗集《向海向海》中关于看城四家子古城遗址写道：“没有了官府衙门/没有了街道商埠/没有了酒楼驿站/没有了军队营帐/没有了车船码头”。他的脚下当然是一片荒草、一片瓦砾，当然是一片虚无、一片渺茫，但是，他却在这片荒漠上看到了他心中想像到、理解到的一切。诗中所说的“没有了”，他分明全看到了。去过向海的游客，都对那里生长的、树形奇异的蒙古黄榆赞不绝口。有人说像仙女的腰枝，婀娜多姿；有人说那歪歪斜斜的枝叉很有种根雕的韵味；有人比喻像水草中的仙鹤，翩翩起舞；有人说像广场上的东北秧歌，似扭似跳。这些描述都有那么点意思，但又都不那么贴切。而李泓波却写道：“蒙古黄榆／一套／又一套／醉拳”。一个“醉拳”令人拍案叫绝，简捷、生动、形象、逼真。他对美真真地理解深刻，表达准确。

美是怕污染的，美只有在心灵纯净人的眼中才能展现它的风韵。李泓波不仅有一双发现美的慧眼，心中还有一个童话般的伊甸园，有一个纯净的世界，不仅能看到美，欣赏美，还会享受美。所以他的内心始终处于“圆圆的月亮今晚真美/闪闪的星星此时正醉”的美妙状态。

用纯洁的心灵感受人间之爱

一个“爱”字涵盖了整个人生。被人爱，爱他人。爱一切值得爱、应该爱的事物。李泓波感受最直接的是来自父母、妻儿的爱。“母亲低保每月不到两百元/却很少向子女们要钱/前年，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/母亲拿出了三万元积蓄/说，大孙子上大学我供了”；“妻子下班回来/驮着一些廉价的蔬菜”……这些最平常的生活细节，最质朴的关爱，不仅温暖着李泓波的心，也是他热爱生活的动力。

生活有爱才有内容，人生有爱才有目标、才有意义。诗集《向海向海》中几乎篇篇都体现着一个“爱”字。李泓波爱的广泛，他爱“菜园中的小草”、爱“家乡的河流”。他爱亲人、爱领袖、爱祖国的山川，也爱居住的小城。他爱得执着，常常“想起村边的小树”，走到何处都能看到“家乡的月亮”。他爱的细腻，不放过“早晨那一缕清新的空气/傍晚那一抹红润的彩云”。他爱得情真，“您的祝福我收到了/您的心跳我听到了/母亲/我正唱着您教我的歌儿/此时/儿正泪流满面”。他爱得幸福，“甜甜的美酒让人回味/开心的笑脸把爱放飞”。

爱有多种方式，欣赏、喜欢是爱；牵挂、思念是爱，甚至连着急、气愤都是爱。诗集中的主打诗《向海向海》体现了诗人一种难言的爱。“丹顶鹤和小女孩成为了永久的痛/因为思念小女孩，向海的泪干涸了”，一个凄美的故事，一个令人心碎的传说，拉开了忧伤的序幕，为这场爱定下了沉重的调子。诗人爱向海，“向海曾是我们一时的骄傲”，又由爱产生了担忧，“向海向海，承受着美丽背后的疼痛”。诗人既希望人们都热爱向海、关注向海，又担心有些人过于“惦念”向海，过度的“打扮”向海。可以想见，倘今天在向海建一个跑马场，明日又在向海搞一个游乐园，是向海之喜，还是向海之忧？为了不被人“祸害”向海，为了不失去向海，不如“让向海离我们远些，再远些”，甚至“远到天边，远到心灵之外”，甚至“谁忘记了向海，向海就对谁心存感激”。这令人骄傲又叫人担忧的向海究竟何去何从？诗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呐喊，怀着沉重的情感呼唤“向海向海……”这呐喊、这呼唤响在我们耳畔，回荡在原野上空。

用朴实的文字表达心中之情

人生最难割舍的便是个“情”字。写诗的人，尤其注重情。李泓波当然不例外，从小到大被情所累。亲情叫他牵肠挂肚，爱情使他柔情绵绵，友情、乡情让他流连忘返，恩情又令他刻骨铭心。“一次次算了/一次次忘记/一次次算了/一次次放弃/一次次算了/一次次过去/一次次算了/一次次不容易”。这是写的什么？细细地感悟，难道不是叫人肝肠寸断的情？

他写亲情，“我是船/父亲划着我”，“父亲是船/我划着父亲”，父子双双齐心协力，划过生活的湍流，划向人生的彼岸。他写父亲“一把镰刀/就是他唯一的生命/一辈子的心酸/一辈子的信仰”。这深情叫人联想到每一位父亲。他写母亲，盼着儿子归家，“只见母亲大老远/两手各拎一兜满满的蔬菜/背着一桶油/往家这边/正快步走着呢”。读着叫人眼中含泪。

李泓波是个感情炽烈的人，常常把浓重的乡情流露笔端。他的《洮河镇，杀年猪》写得场景热烈，感情浓烈。“每年大雪后的第一场大雪/是杀年猪的最佳时节/院子里忙碌的人/在炊烟和热气中穿行”，熟悉的乡情，熟识的风情，叫人如临其境。一首乡土小诗，叫他写出了民俗文化的厚重，写出了故乡人心中的光亮。“洮河镇，杀年猪/几个小孩子燃着小鞭/一会儿，啪！一会儿，啪！/多少年尘封的记忆，花一样绽放”。浓浓的乡情，淳朴的民风，把读者带入了梦回故里的妙曼境地。

吾思吾想

古人写日记始于何时

中国人似乎有一种写日记情结，古人留下来的日记相当丰富。那中国人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写日记的？目前西汉“日记牍”为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日记。

1980年4月中旬，扬州胡杨五号汉墓系一座木椁小型墓出土了13件木牍遗文。其中的“日记牍”，便相当于现代的“日记本”。多位国内文史权威专家帮助释文，最后确定，墓的男主人叫王奉世，死于汉宣帝本始三年（公元前71年）十二月十六日。

王奉世的日记很简单，文字不多。为了更全面了解墓主人的身份信息，当时还对王奉世夫妇的遗骸进行了鉴定。鉴定结果令人吃惊，王奉世的头骨异常，疑生前受刑或长期受重压所致，死亡时30岁左右；其妻年纪更轻，20岁左右。

有此遗骸鉴定结论，结合文告牍中王奉世“有狱事”的记载，学术界认为，所出土的“日记牍”为王奉世生前的“狱中日记”。

“日记牍”的书写较为草率，远不如文告牍书体规整，这更证明它是“私人日记”。进一步分析，很可能就是王奉世入狱后，对探监或营救他的人的记录。

王奉世是什么身份？据出土文告牍上的“男子王奉世”、龟纽铜质私人印章上的“臣奏世”等文字，再结合“一棺本椁”墓葬形制和“陶鼎二”随葬品来分析，他的身份应该是“士”级，或是相当于“士”级的小公务员。

（据《中国剪报》）

只闻到书香

□姜炳炎

季羡林的一生中，有3个10年，经历人生苦厄，生离死别，以及衰老的欺凌。若非“知识”的力量，他断然不能从人生低谷走出，不能获得如日中天的名声。他的儿子季承曾说：“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，我只知道，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，父亲的内心是冷的，是寂寞的。但是他表现得却是淡定从容，毕竟，经过了，也就寻常了。”

文革期间，季羡林从最初的旁观逍遥到挨批斗，遭毒打，最终被戴上“反革命”的帽子关进“牛棚”。隔上几天，季羡林总会被批斗一次。批斗的单位很多，批斗的借口也不少。那段时间，季羡林的自我感觉是：“非人非鬼，亦人亦鬼。”但他蹲在牛棚中仍思考人生，关心社会，著书《牛棚杂忆》。同时，他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，每天提心吊胆，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，反复推敲修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，用一堆小纸条抄写。历时10年，终于把长达9万行的《罗摩衍那》译成中文，这部译作是座丰碑，为中印文化交流写下浓重的一笔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70多岁的季羡林从《弥勒会见记》残卷开始，又用10年的时间，独自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吐火罗文研究，以中、英文写成专著。吐火罗文是已经消失的古代中亚语言，据统计，全世界懂得这种语言的，不超过30人。在这个10年里，季羡林每天凌晨三四时即起，清晨及整个上午，他都沉醉于学术研究中，午饭后稍憩片刻，又开始紧张工作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季羡林的夫人去世，他变得更加沉默，又把目光投入到《中国蔗糖史》的研究和写作上。每天，他拖着年迈之躯往返于家和图书馆之间。季老回忆说：“春天姹紫嫣红，夏天荷香盈塘，秋天红染霜叶，冬天六出蔽空。称之为人间仙境，也不为过。可是我都视而不见，甚至不视不见。我心中想到的只是盈室满架的图书，鼻子里闻到的只有那里的书香。”这个10年，季羡林在《中国蔗糖史》的基础上，又完成了80万字的《糖史》。这部呕心沥血之作，被季羡林视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。著作完成后，季羡林老先生感慨地回忆说：“在80岁～90岁这个10年，是寂寞的10年。我孤零零一个人住在一个很深的院子里。从外面走进去，越走越静，自己的脚步声越听越清楚，仿佛从闹市走向深山。”

季羡林也曾感叹，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，尝够酸甜苦辣，经历喜怒哀乐，走过阳关大道，也走过了独木小桥。纵观这位国学大师的一生，如果没有“知识”来稳住那暴风雨中的人生，只能是任凭风吹雨打去。打开书本梳理知识，就是打开另一个世界，不论光风霁月，还是阴霾蔽天，不管四处碰壁，五内如焚，他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。“板凳须坐十年冷，文章不著一字空。”季羡林的3个10年，已是耄耋之龄，他心中想到的，“只是盈室满架的图书”。今日读来，依然让我们感触和思考颇多。

书人书事